

李敬泽: AI时代, 出版人的价值在于提供知识“起跳点”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宋 强 采访 唐姝菲 整理

在数字技术与媒介变革加速迭代的当下, 出版行业正经历深刻转型。5月27日, 2025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之出版深度融合发展论坛在深圳举办。论坛期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与中国出版传媒报社执行董事(社长)、党委书记、总编辑宋强国围绕AI时代编辑出版人的焦虑、媒介变革、文学创作的未来等话题展开对谈。当技术浪潮席卷而来, 出版业如何坚守人文底色? 文学性何以存续? 以下为对话精华整理。

Q: 你做过40多年的编辑, 现在的编辑出版人还是挺焦虑的, 因为纸质出版物仍是出版社的主要收入来源, 我们担心找不到或掌握不了新技术。从编辑角度来看, 编辑出版人应该怎么办?

A: 技术和媒介的终端始终是人, 我常常觉得有时候我们的焦虑在技术上, 但却对人的“焦虑”还不够。我们真的非常深刻、非常深入地去研究媒介终端的人了吗? 他们需要什么? 他们在想什么?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考虑用户需求, 只想着“手里有货”, 焦虑如何通过技术媒介把内容“卖出去”。

Q: 当下大众大量时间被短视频占据, 短视频会不会在未来成为一种主要传播介质?

A: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许多变化, 很多变化来势汹汹, 后来却只是过眼云烟。媒介从文字转向图像的变化影响深远, 某种程度上对文化, 甚至对“人之为人的”基本根基构成了严重冲击。在这个问题上, 不仅仅是出版界的问题与焦虑, 需要整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体系做出系统性回应。

Q: 可能未来的编辑不再是这拨人, 而是新型编辑、新的一拨人。

A: 我坚信越是在这种时候越需要编辑。未来的编辑, 不是出版社里一审二审三审的传统编辑, 而是能敏锐回应社会时代变化、人群需求, 具备文化直觉甚至创造力的从业者。传统三审三校的编辑需坚守岗位责任, 但更重要的是, 未来的编辑可能集作者、编者、传播者角色于一体, 也许不是一个人, 也许是一个团队, 所承担的责任与实践方式将突破传统媒介的边界。

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 当下媒介变化的烈度之深、影响之大, 未必比得上竹简的发明。正如飞机、火车的发明很伟大, 但比发明出飞机、火车更伟大的、更巨大的变革是人类发明了车轮, 那是决定性的变化。

人类经历过若干次巨大的、革命性的媒介变

革, 都依靠前辈的智慧走过来了。如今既要积极应变, 也不必过于焦虑和惊慌失措。竹木简出现后, 甲骨便不再作为主流书写载体, 每次变化皆是如此, 只是相比古代社会, 在现代社会里可能性空间要更大一些。

Q: 有些东西可能注定要被淘汰的, 就让它淘汰。

A: 有时候我们在想一定会被淘汰吗? 或者不是烟消云散式的消失, 是另一种意义的消失。我觉得也未必。有些东西的信心我是有的。比如书——我不认为书会真的被淘汰。当然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在人们的阅读生活中, 它的位置和作用可能会发生变化。

人类努力了这么多年, 也未淘汰毛笔与书法。书会找到自己的文化定位, 或许不再是中心, 但是有一点我坚信: 人依然要靠文字处理复杂问题。表达内心复杂情感、思考人生哲学时, 仍需文字。某种程度上讲, 文字是最根本的媒介, 这一根本不会改变。如果以后放弃文字, 全靠图像去处理复杂问题, 人类将严重退化, 意味着我们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根本。

Q: 知识图书也好, 包括文学作品也好, 过去承载着传播知识、情感共鸣、娱乐等功能。AI时代, 或许可以通过问答模型获取这些内容。

A: 我完全反对这样的说法。我认为我常常只看到表面。问题从何而来? 为何会想起向AI提问? 所谓问题, 所谓获取知识是由于你心里已经有“问”, 然后才想起打开AI询问某一问题。心里有“问”, 也就是心里已经有一个“问题域”。“问题域”从何而来? AI时代仍需心里有求知场域, 场域来源可能需编辑设定、提炼、提出问题, 有文化产品回应问题, 使人接受问题后产生新问题并寻找答案。一个从未接触过知识的人, 不会自发向AI提问。知识的“起跳点”仍需由出版人提供, 人们需要通过出版内容建立认知框架、激发兴趣。我们只看到用AI解



决问题的环节, 却忽视了问题产生的基础。

Q: 在AI时代, 纯文学创作是否会越来越小众? 网络文学借助AI可大量产出, 品质会不会下降?

A: 当我们谈论这个问题时, 实际上我们有一个固化思维。现有纯文学或许会小众化, 但我始终认为文学或者文学性, 作为人类表达分享情感经验的最基本的需求将永存。只要人类未放弃文字(且离放弃文字甚远), 文学就会存在, 只是形态会变化甚至是巨大变化。

一个优秀的作者如果能娴熟地使用AI, 其实难以辨别是否借助AI工具。关键不在于是否使用AI, 而在于读者需要“人”的创作。当你阅读时, 其实已预设作者是“人”。从长远来说, 人类很难长期和机器对话, 和机器分享, 文学和艺术最根本的东西是人与人的连接。

Q: 你觉得这场媒介的变革会延续多长时间?

A: 谁能说得清楚呢? 历史上, 造纸术东汉发明, 唐代才有雕版印刷, 宋代出现初步商业印刷, 过程漫长。现代技术迭代加速, 二三十年已历经巨大变化。

90年代的时候, 经常有电视记者、报纸记者来问我, “文学杂志什么时候完呢。现在不是面临危机了吗?”有一次, 我说我跟你打赌, 你们的饭碗或许不在了, 我的饭碗还在。让我不幸言中了。所以某种程度上讲, 我们其实无法预测未来的这些变化。

当前真正令人焦虑的不是变化, 而是这种变化还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结构, 这就意味着还没有找到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技术稍一变革可能使所有投入归零, 这是现在最让我们焦虑的问题, 但我们只能往前探索。

Q: 你为什么写这本诗集?

A: 第一是我一直接受不了她彻底走了这个事实, 想通过写诗、办展的过程让自己释怀。你问现在有没有释怀? 我觉得起到一定作用吧。老太太原来是一个200斤的固体, 感觉通过诗、通过歌、通过展、通过酒, 这个固体变成了一种液体或气体的存在, 萦绕在周边, 在脑子里, 并没有完全走。但是已经不那么难以接受了, 变成另外一种存在。

第二是还老妈一个愿, 我一直说给老太太写个长篇小说。结果我老爸先走, 我就先写了老爸主题的, 老妈就一直问自己主题的长篇小说什么时候写, 甚至老太太在我的威逼利诱下, 她自己把自传都写完了, 写了八个笔记本, 折成电子稿大概30万字的自传。但是她走了之后这一年, 我没有捞到大段的时间写小说, 后来我一想, 在她一周年忌日争取写一些东西, 就用诗的形式相对快一点, 也完成了。

第三是我一直认为文学应该起到的作用, 就是能帮助读到它的人, 希望读到它的人能产生一些共鸣, 能够让读者的情绪有所纾解、产生共情, 告诉读者在人间并不孤独。大致是这三个目的。

Q: 还会为她写一本小说吗?

A: 我也问过自己, 是不是有足够的情感、足够的冲动, 再去写一本长篇小说? 说实话我没想好, 我也不急, 老太太这个长篇就先暂时放一放。今年想写一本刘邦和张良的故事。

Q: 她是不是很希望看到你怎么写她?

A: 她从来不看我写的东西, 我爸也从来不看我写的东西。这本诗出了之后, 我觉得有可能她还是不读, 她总觉得读我写的文章不如跟我聊聊天; 她也觉得跟我足够熟悉, 可以不通过阅读的方式就明白我在想什么。但是她也有可能读, 这是诗的好处, 我写的诗都蛮短的, 读起来并不难, 所以这么短的诗, 也可能她会拿起来翻。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作家次仁罗布起身, 向参会嘉宾献上洁白的哈达表达谢意。这一幕发生在最近举行的《乌思藏风云》研讨会上。当天, 由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社、浙江出版联合集团、西藏自治区作家协会联合主办, 浙江文艺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西藏自治区新华书店)承办的次仁罗布长篇小说《乌思藏风云》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

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 次仁罗布长篇小说《乌思藏风云》以13世纪中叶西藏的重大历史事件“凉州会谈”为主要内容, 采用历史小说的叙事手法, 讲述了当时作为西藏代表的僧人贡噶坚赞不畏艰难、成功促成会谈, 改变西藏历史命运的壮举, 反映了勤劳质朴的古代藏族人民坚定的爱国抉择和向往统一的决心。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一鸣在致辞中指出, 在中国当代民族文学版图中, 藏族作家次仁罗布以其独特的文学创作体现了对民族精神内质的深刻发掘与审美艺术的创新探索。《乌思藏风云》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创造性文学表达, 小说以13世纪西藏归附元朝中央政府的“凉州会谈”为叙事核心, 形象表达了“四个与共”, 以盎然的故事, 阐发了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政府新闻办主任、省新闻出版局局长虞汉胤指出, 《乌思藏风云》以文学笔触生动再现西藏归统历史, 深刻诠释“万方同一心”的治国大义, 是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品力作。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何瑞认为, 《乌思藏风云》全景展现了中华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缔造历史的壮阔图景, 有力地唤起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西藏民族发展历程中的历史记忆, 充分表达了西藏人民对于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是藏族作家在西藏与祖国关系上进行文学表达的重要突破。(中 江)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宇宙里的昆城——钟求是近年小说创作研讨会”暨文学交流活动, 近日在浙江温州平阳举行。当天研讨会由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办, 《江南》杂志社、中共平阳县委宣传部承办。

钟求是许多小说作品中, 一个名为“昆城”的小镇多次出现。“昆城”两字, 出自钟求是的家乡——浙江温州平阳县城的名号“昆阳”。这次研讨会在平阳举行, 也是一次文学在故乡的抵达。

程永新、潘凯雄、韩敬群、陈东捷、张燕玲、张学昕、王春林、张莉、杨庆祥、刘大先、金理、黄德海、翟业军、陈力君、张引墨、雷平阳、庞余亮等来自全国各地的评论家、作家和多家媒体记者出席研讨会。孟繁华以书面发言的方式参加此次研讨。研讨会由浙江省作协副主席、《江南》杂志社副主编哲贵主持。

各位专家围绕钟求是近年小说创作成果, 就其文学价值、叙事特色及地域文化表达展开了充分解读和深入探析, 以此推进其今后小说创作, 并助力新时代浙江文学发展。

研讨会最后, 谈及故乡和创作, 钟求是说: “我十六岁离开家乡, 但之后四十多年里, 我每年都会数次回来, 故土的气息从未断过。这里不仅有我重要的少儿记忆, 也有与一个县城一起变化成长的经历和体悟。故乡不仅是我的写作出发地, 也是我的文学根据地。”(中 江)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由辽宁省委宣传部指导, 辽宁出版集团主办, 春风文艺出版社、新疆文化出版社承办的邱华栋长篇小说《龟兹长歌》首发式, 近期在北方图书城新谷店成功举办。辽宁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靳国卫,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龟兹长歌》作者邱华栋出席本次活动。

辽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春风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单英琪在致辞中表示: “小说以诗意的语言和绚烂的想象, 古韵与现代感相结合, 以独特的叙事风格, 带我们穿越两千年的时间场合——浑朴苍茫的西域, 灯火辉煌的长安, 与那里的人和事相遇。”

邱华栋在发言中表示: “《龟兹长歌》的诞生源于故乡。我出生在天山脚下, 只要抬头就能看到戴着冰雪王冠的天山逶迤而去。对天山、对阿克苏地区、对新疆的眷恋深埋于心中, 最终促成了这部作品的诞生。在书中, 细君公主的琵琶串联起从大汉到21世纪的漫长时光和从西北到东北的中国大地。两千多年的悠久岁月、几万里的路程, 变成了一首长歌, 这首歌也是写给中华民族的歌。”

《龟兹长歌》是邱华栋最新长篇小说, 也是“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由新疆文化出版社与春风文艺出版社于2025年5月联合出版。该书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通过讲述龟兹历史上的重要事件, 将古代龟兹的军国大事、风土人情与古代丝绸之路龟兹地区的经贸往来, 百科全书式地呈现给读者。作品穿越古今, 通过对龟兹壁画故事的历史再现与虚构, 带领读者深入中华文明探源之旅。(中 江)

冯唐忆母亲: 我第一、唯一、最爱的乌兰其其格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孟丽媛 整理



Q: 母亲是一个怎样的人?

A: 在我印象里她一直很强势, 外强内更强, 这跟她的成长过程有关。我姥姥生了10个孩子, 只活下来两个, 就是她和我舅舅。不确定有没有吹牛成分, 她说她小时候发高烧, 烧得特别厉害, 都已经被扔到乱坟岗了, 结果第二天早上有人发现她还活着, 就又把她抱回来。这些相对极端的事件, 可能影响了她的性格。她一直这样强势, 并不是说没有温柔或者没有女性的一面, 只是她总体来讲是以自我为中心, 一直要强, 相对大气, 把好多事情看得不像常人那么有所谓。

Q: 她给你带来了什么影响?

A: 这至少有三点。第一个是好强, 她觉得如果不拿第一就没有意义, 当然是在一定范围内的第一, 她甚至为了拿第一, 会冒不成比例的风险。我当时被保送了北京医科大学, 就是现在的北大医学院。我兴高采烈回家, 她就幽幽地问我一句, 她说北大是最好的吗? 我说还有协和, 然后她说那为什么不考协和? 她连能不能考上都没问。后来我就没要北医大的保送, 考上了北京只要10个人的协和。现在想起来真是胆子太大了。其他事也是如此, 就是求“第一、唯一、最”这样的。

第二个是某种笃定, 包括精神上和物质上。物质上就是说有一个坚硬的核。她小时候富过, 我爸小时候也富过, 可是我小时候家里是赤贫, 我们一家五口一直生活在一个18平米的房子里, 但是好像我一直没有觉得自己穷过。老太太爱花钱样地给我们弄吃的, 衣服也在她极其有限的物力下穿得有点样子, 家里也能布置得有点洋气等等, 从物质上哪怕再匮乏, 日子也能过得挺好、挺开心。其实这是一种笃定, 不怕穷、不怕苦, 就不会不敢去争取一些东西。

精神上的笃定可能更重要。老太太有非常强的常识, 这种常识跟一般的公序良俗不一样, 她自己很笃定地做自己, 哪怕别人会因为她的做法嘲笑

她、讽刺她、骂她, 她都无所谓, 就做自己。比如说她非常爱钱, 总说没有钱解决不了的事, 只是钱多少的问题。其实这种思想在中国人里不常见, 至少那时候不常见。她会不掩饰地说出来, 好多人哪怕心里知道钱重要也不会说, 但老太太就直接说, “爱情、感情都是瞎扯, 只有钱、学业、前途是永远的, 甬提什么爱情”。她一直是这种完全不管不顾别人怎么说, 很笃定地认定一些常识。

第三是遵从内心, 把世界当成一个游乐场, 自己想干吗就干吗。人活在天地间, 有时候就像草木、禽兽, 还是不要太委屈自己。

Q: 她走后一年了, 有没有梦到过她?

A: 还行, 梦到十来次, 也不是天天梦见。梦里基本上都是在老宅, 梦见她在收拾东西, 梦见她在改造那个房子。老太太对器物有非常大的迷恋, 在我印象里, 她隔一两个月就会重新布置家具, 而且不停地收拾一些东西, 但东西越来越多, 她好像就一直在忙碌。这个好的地方就是一直在给我新鲜感, 好像世界一直在变化。但我跟她的习惯完全不同, 我能不动就不动。

Q: 喜欢听母亲跟你吹牛吗?

A: 我还蛮喜欢的, 老太太有语言天赋。其实我的文字有三个来源: 一个是对中文, 特别是古典中文的阅读; 一部分是我对英文小说、散文诗歌的阅读; 还有一部分来自街头的日常生活, 其中最大的一部分构成就是我妈, 我听人说话听得最多的就是我妈。她语言非常生动, 很有意思。

Q: 你觉得母亲有没有什么遗憾?

A: 没有。她临走前想把一些东西留下来, 想有个博物馆。我除了给她写这本诗集之外, 还办了同名展览, 展出了100多件相对有代表性的, 我印象深一点的, 我觉得她特别在意的东西。展览6月2日结束。

专家研讨次仁罗布《乌思藏风云》

钟求是近年小说创作研讨会在作家故乡平阳举办

邱华栋长篇新作《龟兹长歌》首发